

FOR LOVE OF POLITICS

Bill And Hillary Clinton: The White House Years



SALLY BEDELL SMITH

(美)萨莉·比德尔·史密斯著

王波 王一多 谷蕾 李尚杰 王晶译

白宫岁月 克林顿夫妇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FOR LOVE OF POLITICS

Bill And Hillary Clinton: The White House Years

白宫岁月
克林顿夫妇传

SALLY BEDELL SMITH

(美) 萨莉·比德尔·史密斯 著
王波 王一多 谷蕾 李尚杰 王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5202

Sally Bedell Smith
FOR LOVE OF POLITICS

Copyright © 2007 by Sally Bedell Smith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宫岁月:克林顿夫妇传/(美)史密斯著;王波等
译.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335-1

I. 白… II. ①史…②王… III. ①克林顿,B.—传记
②克林顿,H.—传记 IV. 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346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余笑乐

白宫岁月:克林顿夫妇传
[美]萨莉·比德尔·史密斯 著
王波 王一多 谷蕾 李尚杰 王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75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335-1
定价 35.00 元

事实上，大多数政治家对老百姓是不坦诚的。他们试图用行动表明他们憎恨政治——哦，这可是个负担，我不过是不得不这么做。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热衷于政治，其他那些哪怕是再小的事情，只要能够回避，他们是绝不会去做的。

——比尔·克林顿

引子

一九九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比尔和希拉里邀请一小部分朋友到白宫剧场观看电影。从克林顿一开始担任总统，受邀出席这些晚间活动就成了地位的象征，它提供了和第一夫妇一起度过非正式时光的机会。每个人都在东翼豪华的放映间外等候着，取一些苏打水和爆米花，然后在五十张米色软座里找到自己的座位。

通常，克林顿夫妇会放一些即将上演的电影，让客人们觉得自己是内部人士。但是今天晚上，放映的是已播出三年之久的喜剧《爱情魔力》，由朱莉娅·罗伯茨、丹尼斯·奎德和凯拉·塞吉维克主演。

前排有四把大扶椅，总统和第一夫人坐了其中的两把。有关总统与二十四岁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报道数周来一直是报纸的头版头条，不过这个时候，让客人欣慰的是，报道攻势略有减弱。一月二十一日，事件被披露，五天后，比尔·克林顿站在电视前，摆动着他的手指，强调他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第二天，希拉里谴责这个指控是敌人中“右翼分子的一个巨大阴谋”。从那之后，即便耸人听闻的莱温斯基故事细节出现在媒体中，克林顿夫妇也毫不动摇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同时对事件保持缄默。那天晚上的一位客人——礼宾处处长玛丽·梅尔·弗伦奇事后回忆，这次电影放映活动是克林顿夫妇在“莱温斯基事件被披露后首次重返社交场合”。

《爱情魔力》的开场给人带来足够的希望，出现的是一个南方小镇家庭中其乐融融的场面，其中有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每日清晨例行公事的格雷丝·比雄(罗伯茨饰)，她担任经营有方的家族马场的经理；她的丈夫埃迪(奎德饰)，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他们招人喜爱的快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卡罗琳。但是，当格雷丝和卡罗琳开车经过镇上时，情节发生了不祥的转变。她们看见埃迪在办公楼外亲吻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然后和她手挽手一起离开。看着妈妈勃然大怒的样子，卡罗琳问道：“爸爸惹麻烦了吗？”“惹大麻烦了。”格雷丝回答。

“你嫁的这人大学里的绰号叫猎犬，”格雷丝的姐姐埃玛·雷(塞吉维克饰)说，“你以为会发生什么好事呢？”第二天，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埃玛·雷用膝盖顶了埃迪的大腿根部，并叫他“撒谎的屎包”，与此同时格雷丝告诉他：“你不知道被当作一个又笨又蠢的傻瓜是什么滋味。”格雷丝的报复，始自她脾气古怪的雷姨妈发明的一张菜单，按那张菜单做出来的菜是鲑鱼配薄荷芥末酱，外加催吐剂点缀。“这不够致命，”雷姨妈抱怨说，“但足以让他病得像个混蛋的样子……我管这叫顺势厌恶疗法……有时一点接近于死亡的经历才能叫他们把事当事。”影片暗示埃迪病得不轻，在格雷丝匆忙送他去医院途中，他一直在痛苦地呕吐和尖叫。

接下来，在白宫的家庭剧场里，“比尔和希拉里完全保持沉默。我们都想溜到椅子下面去。”弗伦奇回忆说。她来自阿肯色州，是克林顿夫妇二人共同的朋友，她自己几年前才从一场两败俱伤的婚姻中解脱出来。“我们都站起来准备离开，没人说一句话。我往外走时刚好挨着希拉里。她把手臂伸进我的臂弯，对我耳语道：‘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我们需要那样的方式来调制食品。你可以先去调制一下，然后分我一份。’我们放声大笑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希拉里·克林顿这种在她的婚姻——以及她丈夫的总统职位——陷入危机的时刻仍能笑出来的本事不仅表示她对丈夫玩弄女性了然于胸，还显示“她试着把很多事情都做到最好”，弗伦奇回忆说。“她了解我的境遇，我也了解一点她的。”

那一刻给了美国民众一窥这段关系究竟的机会，这段关系引人入胜，又令人如坠雾中。克林顿夫妇的野心之强烈、婚姻和政治伙伴关系之复杂对他的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方面，比尔和希拉里作为“力量倍增器”增强了彼此的力量。希拉里的母亲暗示他们，一加一等于“第三种实体”。他俩都受过专业的律师培训，并且同样熟谙公共政策。作为总统，比尔是“头儿”，希拉里作为第一夫人，既定角色就是为他的利益服务。但在私人关系中他俩旗鼓相当，希拉里拥有自己的政策议程表，以及实现议程足够的资源和人力。这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尤其是在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白宫是两位总统共同执政的场

所，并有着两套同时进行的议程表。

克林顿夫妇气质上的差异和婚姻中的矛盾在他们担任总统的岁月里沁入了他们的政策、政治和人事。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一段插曲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而导致不安的潜流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了。“有句话叫‘妈妈不开心，就没人开心’。”一位高级管理官员说。“你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她的天气预报。”如果克林顿夫妇离婚了，他们倒是可以变得容易让人捉摸一点。反之，正如玛丽·梅尔·弗伦奇所说：“克林顿夫妇是复杂的，因为他们俩待在一起。”

比尔入主白宫的时候四十六岁，希拉里四十五岁。他们自称是婴儿潮时代出生的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然而他们运作的方式更接近于约翰·F·肯尼迪和他的兄弟博比，后者担任司法部长，在当好总统的耳目和最亲近的顾问的同时，实际上履行副总统的职责。“埃莉诺·罗斯福很强硬，但她不会试图在男人们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肯尼迪的前侍从和罗斯福的传记作者阿瑟·M·施莱辛格这样评论。“而希拉里会的。”

在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登上总统职位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已习惯就每一项重要政策和政治决定询问对方的意见。这种模式在白宫岁月得以延续，尤其是在希拉里有着强烈兴趣的领域。米基·坎特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以及克林顿夫妇被绯闻缠身时非正式的法律顾问，作为这对夫妇的老朋友，他说：“他们的生活如此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就个人而言还是就职业而言，一直以来很难分清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到最后，一旦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总是由她来开场和收场……在我所参与的事情中没有一件不是她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希拉里认为比尔是一种“天性的力量”。但他身上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其他方面相抵触。他广博的思维能力可以被每日常识上所犯的失误取代。他既容易移情又自我专注，既专心致志又散漫不羁，既富于理智又满怀冲动，既理想主义又愤世嫉俗，既刚正不阿又推诿逃避，既神采飞扬又清心寡欲，这些品质在他身上交替展现。总而言之，他是一个靠直觉行事的人。

“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他可以持续审视房间中每个人的实时情绪。”克林顿的一位亲密同事回忆。“他可以根据与他在一起的人的情绪状

况,认识到自己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回应,并进行量化和校准。”带着一副“铁约翰式的愁容”和紧咬双唇的沉思状,他看起来像个“女孩子般的男人……他性格的一部分是娘娘腔和女子气”,阿肯色州一位敏感的新闻记者吉恩·莱昂斯这样评论道。然而他性格的另一面却是典型的大男人,极度自信,拥有非凡的政治力量。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可以表现出坚忍不拔以及令人生畏的脾气。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警告不要被“比尔四分之一英寸的温和误导了……如果你以为一路走来他都是如此的话,你会弄折自己的手指”。

比尔魅力的不利方面在于他不由自主想勾引别人的需求。比如说,他曾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迷人的主席劳拉·泰森玩过几招无效的花招。“有一次我们正在谈论我写的一篇文章,”泰森回忆道,“他说:‘你应该到我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的文章。’我想:‘这可真怪。’于是我说:‘我把它发送过去吧。’”另一次在白宫的宴会上,他对她迷人的晚礼服评论道:“你最好别穿着这个去上班。”而她回答:“当然,我永远不会穿这个去上班。”稍后泰森说:“如果你毫不理会这点(花招)了,那将是一项很好的保护。事情也就过去了。”

比尔同样有一种倾向,掩饰为他战胜遍布政治领域的敌人的品质。但他渴望取悦人们并赢得他们的认可,而且他拥有调和与安抚的天赋。甚至连在莱温斯基事件曝光后躲着他的朋友最终都对他变得非常宽容。“我有六个月没和他说话,”教育部部长的妻子唐姬·赖利说。“然后他再次赢得了我的心。我原谅了他。”

这种赢得宽恕的能力——看起来会使他不计后果的行为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不仅来源于比尔的魅力,也来自他宽容的天性。“他是如此需要他人的宽恕,所以他预付了许多订金,”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么说。“他知道这些订金的利息会回到他手中。”

鉴于她冷静的态度和可怕的意志,希拉里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赢得人们的支持。她极端的真挚为她在新闻界树立了中学校园里“纠察队员”^①和电影《红男绿女》中“救世军姐妹”的形象。早在一九九二

① 指由学生自愿担任的在校园走廊维持秩序的人员。——译者

年的竞选活动中，《纽约客》杂志就刊登了一位在买新夹克的妇女的漫画，她嘴里说着：“没有太具有希拉里风格的。”很多男人都厌恶她寸步不让的性格。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伦兹曾说过：“她令大多数男人想起他们的前妻——或者岳母。”

如果说比尔多愁善感，那么她就是不动感情的。她曾在给一位大学同学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未加思虑的情绪是可鄙的。”当雅姬·肯尼迪·奥纳西斯给比尔一九九二年的竞选活动寄来一张支票时，比尔立即写道：“我们不能将此兑现。”希拉里的回复是：“做个副本，然后兑现。”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朋友安·麦科伊这么说：“你从比尔那里得到的是一个拥抱，而从希拉里那里得到的是一个解决方案。”

希拉里专注的力量和严格的自律成为传奇。“你可以看到她有时几乎是在审查钻进她脑海的第一、第二、第三件事。”她的一位老朋友戴安娜·布莱尔这么说。詹姆斯·卡维尔大为惊异希拉里与比尔不同，她的个性让她“不轻易表露那些伟大的想法”。甚至连希拉里也承认自己具有“强迫性格”。一位密友满怀钦佩地提起她的“专注视野”——专心于一个问题，分析它，作出不可动摇的决定的能力。她的丈夫在当选总统的第二年意识到有一股冲击波朝着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大办公桌而来：“与其改变她的想法，我倒不如试着举起桌子，把它扔出窗外。”

希拉里也觉得没有必要对她确信的事物做出解释——或者过多谈论她的想法和情绪。“她会有情绪，但她永远不会停止前进，”担任白宫外交秘书的安·斯托克说。“希拉里层次很复杂。你所见并非你所得。”这种混杂的不透明性疏远了新闻界，加重了人们的一种感觉：她在无数次调查中提供的信息总是有所保留。事实上，她享受着扮演“幕后操纵者”角色的乐趣。“她是位极端的权谋政治家，一位做事不会留下痕迹的大师，”一位亲近的同事回忆道。“她会说：‘去做，但不要留下任何指纹。’”希拉里的母亲曾经评论说：“她只是去做她必须做的一切，以取得进展和成功。”

当比尔·克林顿一九七一年夏天初遇希拉里·罗德姆时，他们俩都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作为乔治敦大学的学生领袖，在英格兰凭

罗兹奖学金^①攻读两年后，比尔来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希拉里在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学院碗》中多次获胜，并作为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首位学生发言人登上头条后在一九六九年登陆《生活》杂志。她是耶鲁法学院一个二百三十五人的班中仅有的二十七名女生中的一名。

早在希拉里读大学的第二年，她在反越战运动中结识数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生罗伯特·赖克就把她介绍给了比尔——他在牛津的朋友。“当时没成，”赖克回忆说。几个月后，希拉里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抓住了主动权，这场邂逅现在看起来像是神话，带有几分斯宾塞·屈塞和凯瑟琳·赫本的味道。发现比尔正从休息室穿过，希拉里首先迅速作好使他“凝视”她的准备，然后做了自我介绍。

对希拉里来说，比尔是一个留着长长的鬈发和浓密胡须的“瘦高个家伙”。她被他“似乎从每个毛孔迸发出来的活力”所吸引，她觉得他看起来“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就像北欧海盗”（“这太完美了，”喜剧演员杰伊·莱诺多年之后讽刺说，“因为她令他想起冰岛。”）。最重要的是，希拉里感觉比尔与其他男人不同，比尔·克林顿“不怕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夫妻并不相像：一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作为学生，成绩好得出人意料，能够坦率承认“我不会采取自发性的行为”；另一位出于本能和蔼可亲，是位迷人、谈锋很健的人物，能使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除了价值观和兴趣，他俩迥然不同，”他们最老的朋友之一这么说。“有数不清的夫妻由于相反面而相互吸引，但我要说他俩不是这样。他俩只是风格不同，却都具有明显的理智和深层的政治本能。”

拥有一致的资历背景和紧密相连的自由主义观点，他俩给同侪留下的印象是强势的一对，甚至在耶鲁也是如此。希拉里认识到比尔与生俱来的才能和他成为伟人的潜力。一九七四年，供职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参与对理查德·尼克松有可能提起的弹劾质询的希拉里告诉同事伯纳德·努斯鲍姆，比尔·克林顿有一天会成为总统。在努斯鲍姆对这个想法嘲弄了一通后，希拉里严厉地告诉他：“总有一天你要为

① 按塞西尔·罗兹的遗嘱设立的奖学金，该奖学金允许获得者在牛津大学攻读两到三年。——译者

你的话认错道歉。”希拉里本可以成为一名精力充沛的曼哈顿或华盛顿律师，但她追随比尔去了阿肯色州，一九七五年嫁给了他，在他五次担任州长的任期内支持他的政治生涯。作为在小石城享有盛誉的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希拉里在追求自己职业生涯的同时，监督着比尔的竞选活动，支持他的政策。

这幅浪漫图景中的瑕疵在于比尔玩弄女性。他的滥交倾向出现在他们婚前并持续了多年。“关于他的谣传如此众多，如此普遍，”阿肯色州新闻记者马克斯·布兰特利说。“在阿肯色州有种说法：‘你住在二楼，你觉得可以裸体站在窗前，因为没人会看见你。’比尔·克林顿以为他是隐形的。他拥有心甘情愿、什么也不会说的伴侣们。”

在阿肯色州，比尔的私通行为几乎两度使他的婚姻破裂。在一九八〇年首次竞选连任州长失败后，他开始“不计后果地追逐女人”，曾任吉米·卡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当时是民主党知名特工的汉密尔顿·乔丹描述道。一九八一年，当他们的女儿切尔西一岁时，一位朋友无意中听到比尔在给她哼一首摇篮曲：“我想要离—离—离—离—婚。我想要离—离—离—离—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据比尔的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贝琪·赖特说，这场婚姻面临着一个“严重威胁”，克林顿夫妇走到了分手的边缘。一九八九年，他寻求专业帮助以解决朋友们所称的他的“问题”。“我以为他克服了，”十年后希拉里说。“我以为他理解了，但他不够深入，或者不够努力。”

从比尔最初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岁月开始，希拉里就被她是女同性恋的谣言缠身——这主要基于她斩钉截铁的态度，青少年时期对自己的外表缺乏兴趣，对与男人调情的冷淡，丈夫经常性的不忠行为，她身边围绕着女性职员，在一九九二年竞选活动中自称“赫克和女孩们”——以她名字的首字母 HRC 命名的戏剧——和此后在白宫“希拉里地带”工作的那些人。

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和另一位女性有染。希拉里来自一个女人抱成一团的家庭，而且“她真的深入到她的女性朋友中去，以她的头脑和女性主义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克林顿执政早期写了一系列有关希拉里的敏锐评论的玛莎·谢里尔说。“你会觉得男人为了希拉里变得复杂了，而女人则不会。”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闹得最盛的时

候，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一位朋友在一本杂志中说：“马德琳和希拉里有联系。她们不谈论最重要的话题，只谈很多女人话题，很多亲属关系，中心纲领就是‘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些浑蛋男人是什么样子’。这有几分像‘你不必告诉我，我知道；我不必告诉你，你知道’。诸如此类。”

比尔·克林顿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政府遗产，他帮助平衡了联邦预算，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推进了冷战结束后的民主，扩大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才因为工商业不景气的刺激和聚集起来的恐怖主义威胁开始衰退。比尔和希拉里最大的问题是私人问题，因为他们不仅在阿肯色州与针对他们违法行为的指控作斗争，在白宫的日子也同样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拥有狂热的敌人，急切地想挑他们的毛病，但他们本身也给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

他是第一位在最重要的政策中给予配偶以领导角色，并安排她在西翼办公室就职的总统。但她提议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改革计划惨遭失败，导致共和党在国会山东山再起。希拉里是唯一一位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第一夫人，并被反复要求宣誓作证作为持续进行的刑事和民事调查的一部分。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的话来说，她加入了“那些只需要一个名字——雪儿、玛当娜、夏洛和安-玛格丽特——的耀眼女主角”行列。比尔和希拉里是唯一一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采集指纹的第一夫妇，也是唯一一对因私人生活领域作为联邦调查一部分而受到搜查的第一夫妇。最丢脸的是，他是首位出现在新闻界，对其生殖器以及性活动的肮脏细节进行描述的总统。

一九九八年，在独立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关于总统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不正当行为的报告发布之后，比尔·克林顿险些丢掉他的总统职位。那年九月，许多重量级的参议员讨论要求他辞职。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克里甚至在报告发布四天后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应该“开始考虑离开白宫”，他有三条路可选：“主动辞职，经法庭批准，或等待弹劾。”克里告诉总统，如果他下台的话将会“更健康更愉快”。但比尔稍后说，辞职的念头“从未进入我的脑子”。克里同其他批

评家和政客低估了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政坛斗士的顽强。

自从比尔幸免于弹劾审判，一种说来奇怪的健忘症似乎嵌入了克林顿夫妇在白宫的岁月。比尔曾向密友抱怨历史的伟大将会避开他，因为他没有机会去做伟大的决定。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悲惨事件证实了他的预测。那场对美国本土的攻击与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几起冲突使克林顿时代的创伤黯然失色。它们就像月亮遮挡住克林顿夫妇的太阳，那些曾使比尔和希拉里名誉受损的醒目头条——关于珍妮弗·弗劳尔斯，白水门事件^①，旅行门事件^②，公共卫生体制改革计划的惨败，莫妮卡·莱温斯基和弹劾——将在日食后的半影区内忽隐忽现，在回顾时，它们仅仅是比尔和希拉里总是声称的小毛病。

历史似乎遗漏了一拍，从里根总统和第一位布什总统领导下的冷战后期一下子疾驰到第二位布什总统领导下的反恐战争。随着在伊拉克的血腥战争漫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克林顿时代经历了这个国家对其情感虚构的修正，摆脱了它俗丽的方面，而成为太平的间奏。离开白宫后，希拉里成为一位认真的参议员，写了一本畅销的自传。比尔紧随其后，也写了他自己的畅销自传，并担任起国际名人和政坛穆罕默德·阿里^③的角色，领导慈善事业，并向民主党政客和世界著名领导人提供建议。

但是随着希拉里开始衡量参选总统的前景，某种报复开始逼近。克林顿夫妇可以继续呆在他们的想象之地，享有政治上的尊重、个人的财富和相对的隐私，从剧场的第一排大声喊出他们的忠告；或者他们可以再次响应野心的召唤，通过夺回白宫重新回到中心舞台。克林顿夫妇太清楚地知道，竞选总统的意愿一定会把过去以痛苦和削弱的方式

① 白水门事件是一件美国政治丑闻，发生在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白宫助理法律顾问文森特·福斯特死后，人们获知，白宫总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在福斯特的办公室毁掉了关于白水开发公司的文档。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妻子曾投资这家公司；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破产的调查中，克林顿被控在这次投资中存在欺诈行为。——译者

② 指克林顿夫妇无故解雇七名白宫负责安排出行事务的旅行办公室职员事件。——译者

③ 穆罕默德·阿里(1942—)，美国著名拳王，1998年获联合国和平信使奖。——译者

挖掘出来。新闻界会再次检视从前的丑闻和发黄的证词，成千上万不受传统新闻业规矩束缚的博客会让人们的想象力徜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在帖子里好奇地想知道，比尔对他的雪茄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到底做了什么，这些帖子在网上会被链接粘贴得到处都是。美国人民不得不思考一个与总统最没有关系的问题：他们真的希望比尔·克林顿在白宫行为放荡，干着天知道的事情，并以只能想象的方式影响到他妻子吗？

当希拉里二〇〇七年开始她的总统竞选活动时，她和比尔知道这会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他们的婚姻和政治伙伴关系。在那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头条还未开始褪色的时候，同时代的史记官们在诠释他们互相矛盾和令人忧虑的关系时已草率地中伤了他们。即使比尔和希拉里结束了互换角色，他们互相合作的习惯仍然深深扎下了根，他们在白宫共度的岁月提供了如果重返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他们将如何表现的强烈暗示，就像一部戏剧作品的舞台指导为它的重新上演提供了概况。

不管希拉里的企图是否会落空，二〇〇八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必须为克林顿留下的遗产负责，因为它是民主党执政的最后记录。另外，这是一个适宜的时机去尝试解开克林顿夫妇婚姻之谜，以及评估这个国家从一九九三年到二〇〇一年多大程度上是由两位总统共同执政的，这些在对历史的挖掘中还没有记录。

当受环境所迫时，克林顿夫妇会自愿提供一些关于他们关系的信息，反之，他们则拒绝提供许多细节。只有在少有的没有防备的时刻，一些感悟才会流露出来。二〇〇四年出版自传后，比尔在与公共广播电台采访者特里·格罗斯的交谈中接近于给他们婚姻的动力下了定义。他们当时在讨论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婚姻，他们俩在白宫协力合作，但当埃莉诺知道富兰克林与露西·默瑟·拉瑟福德的风流韵事后，他们就各过各的私人生活。

在陷入对罗斯福沉思的同时，比尔·克林顿说：“这很吸引人……他和他的妻子如何维持着一段非常复杂的关系。他们彼此深爱。他们生了一堆孩子，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又大大疏远，远离了痛苦，他们为这个国家作了巨大贡献，因为他们坚守着他们共有的东西。”数年以前，希拉里告诉朋友安·亨利，埃莉诺·罗斯福是她行为的榜样，亨利回答

说：“是这样的，但是埃莉诺从未找到她自己的声音，直到那段婚姻结束以后——直到她不再在乎那段婚姻以后。”

本书既不是对克林顿时代日复一日的记述，也不是对政府政策的深层审视，虽然这个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与当时各种问题的有力交战。确切地说，这本书接下来将探讨两个深思熟虑、野心勃勃、复杂难懂的人如何应对他们在白宫面对的挑战，如何同心协力和各自为战，以及他们婚姻的动力和阻力如何影响总统之位。

虽然以往的克林顿夫妇时代逐渐背离了他们“两个人为一个人的价值而奋斗”的话语，但把他俩分开单独考虑还是不可能的。这个难题甚至扩大到如何称呼他们。除非出版物使用“先生”和“太太”这样的文体，否则记者们只好奋力造着笨拙的句子，轮流称他为“克林顿”，称她为“克林顿”，称他为“她的丈夫”，称她为“他的妻子”，称他为“总统”，称她为“第一夫人”，然后是“参议员”。希拉里自己尝试用熟悉性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她在竞选文字中自称为“希拉里”^①。为了区分清楚和阅读便利，本书称他们俩为“比尔”和“希拉里”。

理解他们的关键在于他们对政治共同的热爱——他们关系的理性和感情基础。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他们就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赢得——并持续赢得——政治职位。他尽情享受政治游戏的纯粹乐趣，从外伸的手中得到的力量，与各色人等的接触，对竞选活动获胜的确认，影响各种事件的能力与伴随着一个政治明星的掌声和崇拜。对希拉里来说，政治一直以来更为功利：它是一种手段，用来获得权力并制定她相信会带来变化的计划。三十多年来，当他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显示出崩溃信号时，政治把他们绑在了一起。

政治作为一段婚姻的基础看起来可能很怪，但对克林顿夫妇而言，政治不仅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决定因素，也是他们的友谊、他们的餐桌对话、他们理智上的兴趣以及——至少对外人而言——他们感情生活的决定因素。克林顿夫妇是否像大多数幸福的已婚夫妇那样热爱对方？在这个问题长时间困扰人们的同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和民主党——最终，致力于对政治权力的追求。

^① 英文每个字母都为大写。——译者

第一章

《时代》周刊：“约翰·肯尼迪说他当选后开始思考，在他要做出真正的重大决定时，谁是他内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对他来说，这个人是罗伯特·肯尼迪。对你而言呢？”

比尔·克林顿回答：“希拉里。”

比尔·克林顿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作出的这个只有一个词的回答隐约勾画出将会困扰他执政的复杂因素。这个回答显示出他意图扩大选举获胜的成果——他仅以 43% 的选票获得胜利——把希拉里也包括在内，似乎她的名字也在选票上。比尔给予她的地位甚至要高于他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一位令人敬畏的政治家，他拥有比希拉里更多的经验。这位总统当选人感觉良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时刻他可能会不谨慎，说的话比计划的多。他当选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并声称这个称号显然属于他和希拉里。

自从比尔一九七八年首次竞选州长以来，他和希拉里就一直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当时比尔告诉《纽约时报》：“我们的选票证明了我和妻子为这个州所做的以及希望做的。”他们在阿肯色州是这样一个“工作小组”，逐渐以“比尔拉里”而闻名——这个名词既含有轻蔑的成分，又带有钦佩之情。他们在哪些领域顺从对方，私下担任的角色，各自擅长的政治领域，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方式——所有这些都在比尔担任州长的漫长岁月里成型了。这样看来，他们婚姻的习惯和节奏也是如此：比如说，她忍受他玩弄女性，他把责任托付给她。像任何一段婚姻一样，夫妇双方都有自己主导的领域。这样的方式伴随他们经历了一

一九九二年漫长的竞选活动，并带入宾夕法尼亚大街 1600 号。

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取得的胜利是政治技巧、运气、智慧、诡计、适应力和纯粹的忍耐力的胜利。在某些关键地方，这是一次有瑕疵的胜利。他的行为导致人们对他人格的怀疑，并激怒了许多潜在的盟友。全国的政治记者对比尔和希拉里的天赋大为赞叹，但也对他们明显的狡猾、不坦率和执政计划感到失望。克林顿夫妇深受新闻监督的震动，这种经历影响了他们对华盛顿和负责报道他们的人的看法。当比尔的人格遭受攻击时，如果没有希拉里不屈不挠的支持，他无疑会在竞选中落败。她拯救了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这一事实产生了巨大的公众影响，这让他对她心存感激，以至于当政后的政策普遍受到她的影响。

一九九一年初，当比尔开始考虑参加竞选时，乔治·H.W. 布什的支持率在海湾战争胜利后徘徊在 70% 左右。但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比尔在那场支持中持温和态度。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经济衰弱和反对在职者情绪的年代。比尔也遇到了在阿肯色州报酬递减的情况；一位精明的阿肯色州政治专栏作家约翰·布鲁梅特说比尔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就对他的工作感到厌烦了。一九九〇年比尔再次当选时，他遇到比以往更激烈的反对。“选民们已经厌倦了他，”政治分析家迈克尔·巴龙说。“对克林顿夫妇来说，不是升迁就是出局。”

当温和的民主党人中最强劲的潜在竞争对手田纳西州参议员阿尔·戈尔、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特拉华州参议员决定不参加竞选时，比尔幸运地钻了一些空子。最难对付的自由竞争者——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是最被看好的候选人，但比尔认为如果科莫获得一九九二年提名而大选落败的话，他可以巧妙地给自己在一九九六年的竞选定位。当科莫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宣布放弃竞选时，幸运又一次眷顾了比尔，因为此举给比尔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他稍后描述为“绝不引人注目”的对手。

他精明地称自己为“新民主党人”，以避开导致竞选持续失利的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悖论，扩大对独立选民和共和党温和分子的吸引力。自从一九九〇年担任设在华盛顿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以来，他一直提倡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提倡精简但更为开放的政府，这将为那些开始承担责任的人——比如说，接受职业培训并找到工作的领取福利者——提